



廣川書跋卷第四

秦公敦

長子鄭
振鐸西
訪子本

商人壺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為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府讀如對今轉為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

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爲蓋知爲上士之器也

太公寶缶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太上爲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謚如田味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爲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謚爲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爲缶呂氏圖爲古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

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爲缶之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據以求合耶傳曰盜謂之缶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缶爲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鉅伯作匱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爲匱也古之爲匱者本或作匱亦或作医則匱字爲医書畫類也然自古者缶匱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鍾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夤天命保大業故秦號事或釋緜夏曰

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德獻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

多福綏和萬民音夙夕刺刺音頤頤音居也羽元反以

文或作桓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趨趨音善緣木走之才

文武鎮靜不廷優彼音變音羊音飪若濕秦文作變从

卒百邦于秦執事音匭音味鍾故曰誓音柯顛翻板柯

同邦其音音耜音雖音孔音煌音文作其音光以昭零音說文

謂零落也楚詞曰冰凍于零澤音鶴鐸顏之孝享以

受毛魯音多釐眉壽無疆峻惠在位高引有慶音甫

楊南仲甫作薄借讀今以父考定當為撫百四方永寶用宜

秦味鍾皇祐元年春自內府降出俾考正樂律官臣

圖其狀以黍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有三寸九

分深二尺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

柄高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考秦之先蓋秦嬴受

地西丞音垂音為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賜岐西地

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日丕顯皇祖十有

二公則秦公不自列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為

景公自非子始邑則十二公後當為成公自秦仲十

二公則為桓公秦至成公世號為大強其稱受命蓋

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則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別

周自後稷十五又諸先王不音宙音非王而後世以王

王代書卷之十一

號推之則秦嬴稱公可以知矣嗚呼味鍾之作吾知其
其在成公世矣楊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爲桓公非
子之後十二世爲宣公非也昔嘗考鍾律於前之世
鍾其大曰鑪音殘小曰棧音殘中曰剽音殘編於虞者鍾師掌
之其大曰罇此者用於樂而可以度數考也聖人制
作以定樂則鍾之大數以律爲度黃鍾之律長九寸
以律計身倍半爲鍾是其數得於尺有咫矣其半損
之得四寸半合爲二尺二寸有半以爲鍾餘律如是
其以律爲廣長圍徑也鍾間方六鼓間亦六舞間容
四上下十以十爲率不盡於世此黃鍾之制也口大

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五寸半之當得二尺四寸而
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六分其頂當寸四分自外度
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自內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
寸半而合於周之黃鍾律矣古人尺度雖不可一至
律始一龠則皆周尺也漢則鍾律自昔考信而景祐
樂尺所從來者以秦得也若夫以玉尺論周以鐵尺
論齊以水尺論隋其長率一寸八釐或至二寸三分
皆不足用以和樂無怪其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
在西裔禮文樂制無傳諸夏考於鍾律之度則皆本
於律而深於法數其於昭著勳庸告事宗祧明示德

意皆深款重識蓋將以變調萬邦使工人告和以謂
作器而民樂之矣則銘其鍾曰咏豈亦列在三進而
盡備樂物以待鍾永和衆樂者耶若吳楚勾越辟陋
在夷不知紀法音鐘慎鼎光華采飾著象真物變
前之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千石其重萬鈞不得
用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廣踴大肆爲觀美以夸震
一世者後人增異侈誕相從故延賓之重至二千八
百鈞嘉德之量至受千斛太極之廣至二十二圍豈
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哉周至景王嘗作無射大林
史不著斤鈞觀其政害財匱以逞其昭大矣功庸棄
絕使著事者不得述焉是不若秦人著灋庸器而本
於制則銘峻功以示後世秦有得也

詛楚文

有秦嗣王音敢

音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音布懇

告于丕顯大沈久湫

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

以底楚王熊相

之多臯

音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

邦若壹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爲不

利親卽丕顯大沈久湫

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湛亂宣參

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

而質焉今楚

內之劓虢

音虐不姑

本並作臯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內之劓虢

音虐不姑

本並作臯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內之劓虢

音虐不姑

本並作臯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積棺之中外劓冒改久心不
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
一云不顯大神巫駝之光

劉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
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

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
一云大神亞駝之邱祠圭玉義牲遂取吾

邊城新郢及邠長親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與其眾張

矜忤府音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竟將欲復

其駝迹唯是秦邦之羸眾敝賤鞞音福鞞音俞棧輿禮使

介老將之以自救也巫咸巫駝
本也作殿亦應受皇天上帝乃

不顯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
一云不顯大神亞駝之幾靈德賜堯

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叡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
著諸名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涿淵

大沈故涿地志以為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

常奉大沈河沔江是為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

為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

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

毛五璧褚山少牢嬰毛一璧音計山太牢其巫祝舞

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禮已

異當秦漢間涿淵之靈或喧呼輒興雲仁壽中宐居

涿水移於治平故嬰音要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爾雅壁大

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今日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爲宣璧也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威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嬰不得而泐也

亞駝

王存又以亞爲烏今考鍾鼎銘惡或爲亞古人於書蓋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駝作馳字池故駝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沱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涇以駝爲沱此宜讀惡馳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漚夷水起北池東入河一名漚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黃伯思學士以烏駝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爲是

書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涿文於邽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鍾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剝缺因據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涿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溫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嬰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狀

浮躁進搏得臯其時以忿恚憤怨死若在正法中侈脩羅果宐也今西方諸國尚神爲俗各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國正名爲阿脩羅蓋西域以神人爲脩羅其自有名者以真所顯者得名號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書不知其果如是方且敘其怪變謂聰明正直也

黃陵廟碑

黃陵碑世以其書爲重石久缺剝字滅幾半矣近人以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不與它石並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爲夫人据

碑爲定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如夫人之爲小君自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退之於文嚴整密緻故語妙天下余於黃陵碑疑之詞不整比而辨事謬誤不知何爲至是其謂張愉曰且使後世知有子名加此于人其誰受之耶穆宗詔曰張愉學古人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待愈而後世知之矣

又黃陵廟碑

博士王持國得韓愈撰黃陵廟碑甚完其字無譌軸而藏之屬余書其後余謂黃陵文見昌黎集人皆可

得惟碑以沈傳師書爲貴久則字剝缺不可讀故其完本難得余嘗考昌黎之文閱深浩博與世人同機軸卓然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雜碎無統紀文氣亦不純而格韻不類蓋其辨湘君已失故其言亦自畔不得經意湘君卽舜妃夫人爲女英以楚詞可得知之古者天子建后其以娣姒從者雖皆同姓自當爲夫人此禮也郭璞疑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夫人愈謂有小君故正得稱君夫所謂君卽小君也后夫人配君故天子國人稱之謂君則后謂小君降天子也舜不立正妃二女以長幼爲序不言后豈后之下復爲

小君以稱此非禮也惟諸侯之妃天子封之曰夫人故國亦以小君稱之對諸侯以自稱於國也書稱舜曰五十陟方乃歿禮曰天子登遐釋詁曰隲假格陟躋登升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爲陟方自是南巡狩凡行必謂陟蓋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詞周公稱成湯曰禮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不宐遂以爲陟而歿也今日陟文句爲盡而謂方乃歿者此不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爲升謂升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深故博考而詳取蓋求之太過牽強取合固宐忘失本意

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旁有銅塗銅字卽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刪而此從貝爲異許慎說文兼有二字蓋籀書文異壹從壺昆吾園器其從古聲也壹爲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蓋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代鼎彝舊文顏推之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制之物故得著焉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

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爲之古者鑄刻金石有其灋漢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金之工殆絕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創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爲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還一其制卽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纜三寸有奇校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

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蓋其一時所制而緩
爲前詔方爲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前余考之
卽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
連生規規爲槩規槩自是器名故寓方圓之法後世
不知其法徒守其名率至不知規槩所在此其爲方
圓者且得有法數度量可考於其間耶孟子曰規槩
方圓之至也爲規槩以得天下之方圓則不可無器
以寄其法使人就而正也韓子曰規有礪荀子曰五
寸之槩盡天下之方夫規之圓也其至於礪則失其
圓也此名法之所守也槩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

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旋見規右折見槩規槩準繩
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槩使知方圓之法至
於棄規槩委繩墨而得方圓平直者吾弗知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塵塵耳視
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
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東水刻畫
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榻臨
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本
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者始皇乘羊車以上其

路猶存卽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額名曰畫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邪魏武帝使人推倒猶有求者不已秦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爲法取之不窮其後邨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刳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絕故是好奇者猶有榻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

剝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竝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

跋嘗披扶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
 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
 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蓋
 鑿石為穴下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
 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窺音軌
音鄰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陞于後世史作參于
 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
 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內外或謂
 為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陞為邊
 陞若垂後世則當作參說文甚辨慎不應爾見泰山

篆字疑其字誤慎書雜以古字論檢押也曰施于後
 嗣石尤可考蓋為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
 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天中有大
 如千人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
 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人貫簪為夫則大夫同文
 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
 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
 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為据
 蓋亦敝也篆文於後世為工然况之三代此其為夷
 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

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其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爲患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蓋自愚而不知也

金人銘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叩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昔秦以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

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前王莽嘗鑄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符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亡矣爲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緩伯仲間也

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法貴得鬲匾應勢故筆力常

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音更為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為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為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木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刻銘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据也

廣川書跋卷第四

廣川書跋卷第五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為龍栝

音栝

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與仲方會長安

因示余龍栝考其制有首龍也其旁刻飾雜有花草

蟲獸足分類卮其識曰互岑考之古字當讀為亞鎗

蓋古文尚書滄從岑鎗為倉古文從省如此漢制東

宮給銅龍頭鎗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亦非一當有

序而陳者昔人因火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乃曰鎗被

火失脚觀此便知鎗為有足器矣可以信也

谷口銅甬銘

大業三年三月改斗稱一依古正法用小斗小秤小尺以合於律呂度數

銅甬名曰谷口銅甬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劉原父以校今權量容纔三斗重纔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時權量審矣考之於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而圓其外廓音挑有九釐五豪累百六十二寸其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徽以魏量校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制梁陳以古升五升為斗周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崇依漢志修稱尺與律權石等梁陳

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為一升古三斤制為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生事各二人為隸古蓋當時筆畫可以貴也方時嘗遣儒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至武帝皆徵入為王官按叔名寬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學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裴回歎仰未嘗不移日也

權銘

五氏書苑卷之十一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空圓而環令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旣著之矣方晉之末校尉王咏掘得圓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蓋一時所同制也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

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咏二年元咏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蓋和帝卽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蓋古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爲之蓋以錢爲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篆富貴昌空侯王字紀談以富貴昌爲蜀昭烈鑄器之銘今紀季元和元咏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長空子孫當時以爲瑞應空付史館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尚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顯慶中得洗銘作長空子孫當時不知爲洗則空開元以爲尊也

章帝時

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為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其後用於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迺謂杜操始變字法謂之章艸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操也

窆石銘

窆方驗切
下棺也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臨淮時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歲在未所遭作大吉利窆石室候來歸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即位之元其年為辛未則謂太歲在未是也傳曰窆器豐碑之屬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窆音吹穿地以度為丘隧共喪音喪之窆器蓋豐碑謂斷大木為碑形如石而窆為橫木蓋豐碑之上所以下紼音伏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緘衡則以木橫之棺傍緘則直以紼繫之不得以橫

木其上也鄭衆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備檀弓謂之封昔人謂其聲同也蓋周漢之聲與今自異其事可得考之於此嘗謂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襲輩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然刻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窆石最先它銘志得之知其所由來遠也

韓明府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剝缺然可句讀得之明府名勅字叔節歐陽永叔嘗謂書傳無以勅命名

者秦制天子之命爲勅漢用秦法當時豈臣下敢以勅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勅字從束謂誠也王者出命令以誠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勅爾古者以勞賚爲勅勅爲賚音其文爲揀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勅爲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勅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謨作縣樓架勅書於昌樂榜爲勅書蜀中縣多作敕者說文敕自音策謂馬箠也敕音奇謂木別生也嘉謨蓋勛之子勛有書名不知敕非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爲勅可不戒哉

樊常侍碑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所
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
年是爲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
猶爲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爲據也漢自延
平故制壞矣中常侍黃門增舊三倍於永平又改璫
黃金而貂右矣其勢傾天下觀東觀漢記書宦者盡
敘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爲唐叔振鐸後則史氏
畏避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據耶今碑敘自中黃
門遷小黃門又自此遷常侍或疑其制蓋漢中世常
侍千石小黃門六百石中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

石掌中幣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蔡倫自小黃
門遷常侍而中黃門非大功不得躡小黃門以進此
可得考也漢又有中宮謁者書冗從僕射謁者主報
中章宦者漢制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屬少
府而自爲一職其制已極宐其能亂天下而卒以亡
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
縣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
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

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
帝時能自敘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
据而成之今考史記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
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
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賄枉王法爲姦觸
大臯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今爲廉吏奉法守
職竟死不取爲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
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
優孟名叔敖子封之寢丘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
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

長與相君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
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切旣忼慨商歌曰
貪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
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其後躬袒
而負薪貪吏常富廉吏常苦貪獨不見楚相孫叔敖
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
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濕堯堯音敲人所不貪遂
封潘鄉潘鄉卽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謂因困窮而
後封者則同也昔叔敖曰楚人鬼而越人機可常有
者惟寢丘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窮困而受

卷之十一
八十一
補益

封况寢丘自是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廢
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歐
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安
順後諸儒鄉霹虛造無所檢括竟爲異說使學者奇
偉所聞樂附從如伏生爲勝毛公爲萇子賤爲宓此
皆西漢所不書也其應劭謂公羊爲高穀梁爲赤阮
孝緒以穀梁爲併沈以仲升名貢此不得知也至不
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糜信以
穀梁當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者衆
也不知何考之焉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
於此則有疑焉

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書其序舉孝廉歷元
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之兼
禹湯之臯已昔人謂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以禹湯
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類謂臯已尤不得施於此也
且宙之善音善不過當引過自居不以予人然便爲臯
已亦於書何取漢世文物至東京衰陋已如此嘗怪
三代文字之盛其見於鍾鼎簡冊不入詩書尚多有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之渾厚尊嚴如冠劔大人黼黻以朝坐清廟而走羣
后使人仰俛有愧後之人拘迫自囚如餓隸羈虜左
右望畏而愁歎喑鳴之氣鄉人悲咤又如宦豎宮妾
諱忌之甚則俳諧如庸倡咲侮求說一時故皆不得
逞夫熊牟射虎氣已貫金石矣其放矢復沓則意已
避石故不能中也文章以氣為主君子養氣配道與
義歿生威武不得移之故其言深純渾厚放乎江海
之津者使人望洋鄉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肩低首
求售顧一切忌諱牽攀自拘遑遑然求合而不得也
詩稱文王克昌厥後其在武王明發不寐其在書則

曰無若商王受古人於文無忌如此其氣固已蓋天
下矣宜見者聳動吁可畏而歎也余讀屈原書以朕
自况周秦六國間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後
禁忌稍嚴文氣日益凋喪然猶未若後世之纖密周
細求人功臯於此也昔左氏書子皮卽位叔向言罕
樂得其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爲世本者用之潘
岳奉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柩大行屈道
孫盛謂父遐登蕭惠開對劉成其如慈旨竟陵語顧
憲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於始興王則謂不
足宣贊聖旨晉武詔山濤曰尚居諒闇情在難奪夫

顧命大行慈旨諒闇後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
况與稱臣對客自漢已絕於此况後世多忌而得用
耶顏之推曰古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人實
遠但綴緝疏朴未爲密綴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對
偶避諱精詳賢於往昔之推當北齊時已避忌如此
其謂綴緝疏朴此正古人奇處方且以避諱精詳爲
工音律對偶爲麗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劇尚將俵
俵求名人之遺跡耶吾知溺于世俗之好矣此皆沈
約徒隸之習也

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瑆建書曰
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昔歐
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可知衆矣
然人各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事也文籍所
傳其隱細不大顯于世凡幾何書其顯而在人耳目
者雖衆又未必盡得而知則其存與否吾安得而盡
之故於書傳所疑每則慎之不敢決然以謂此也漢
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旣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酈
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
也張昶序曰代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壁秦胡絕

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柱出水子朝卷位布王五
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官
於其下想松喬之傳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
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音協蓋嘗言矣予因得
考之信

郝閣頌郝音府

漢郝閣當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會字伯都析里
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旣然郝門尤甚臨深長淵
三百餘丈按木相連號為萬柱碑今所見如此考其
地當闕而郝閣無存迹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醴散關

之嶠潔徒朝陽之平燥按焮古文顯字潔川漢作顯
讀謂川在卑濕書學古文至今同古文字濕作𣶒又
作濕故漢人濕又作焮然則潔當作濕燥古文作爇
蓋燥與參同體其言醴則與易同卜用醴亦易也至
謂遭遇隕納則以傾隕地壞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
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慶都碑

堯母冢在濮州雷澤縣有碑余得而考之蓋建寧五
年廷尉臣所建濟陰守宋晃允讓成陽令管遵君臺
遣大掾輔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則本春秋合

成圖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則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為黃雲覆蓋茂食不飢許慎嘗為之論曰堯親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鬢額長赤命帝起城元寶及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采之色以帝王世紀考之堯為帝嚳子則豈為無父漢人尚讖緯其論每若此彼以漢高祖為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敘堯事相配且為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徵祥不應怪詭至此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

處為劉氏非原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為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左氏為有明文 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其說觀此碑所錄與許慎立論則焯之說有所推考之矣昔皇甫謐以穀城為陽城而碑作成陽集古錄以碑為正余按成陽本城伯國地記謂在濮州雷澤述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窰古冢字則成陽惟謐為誤它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祠唐堯于成陽古未嘗亂也

蔡雖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

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况其在後世耶漢承秦
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良音臺烟燼間然缺殘湮淪
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
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
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
各異黨學相伐至致滋菱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
者則私定七音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
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
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
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

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
移洛陽漢魏石經相承以爲七經于鄴魏末齊神武
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
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爲軍
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
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
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
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
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
邕如馬日碑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于法度

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
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
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
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石經尚書

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為考而識之蔡邕以
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
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
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
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

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講
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
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
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
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
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
陽銜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為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
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北齊謂得四十
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
洪範無逸多土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

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益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毫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旣誕作乃憲旣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旣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
 也有三年之器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
 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
 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為誰
 而作執車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
 矣比今書多二字耷而不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
 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游子而在蕭牆之
 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
 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
 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博其於定眾家得正譌誤
 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
 其庸得並論耶

朱龜碑

余得朱龜碑迺考次其文曰龜字伯靈察考廉除郎
 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益州夷寇以君為
 御史中丞討伐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
 吳茲曰序集古謂龜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此碑者
 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龜事見漢書甚詳華陽國
 志曰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益州太守雖陟遣御史
 中丞朱龜將并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

朱崖故事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顥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顥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顥建策討伐乃拜顥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雒陟今以碑爲据則漢書謂夷執雒陟朝廷遣龜而顥擊叛蠻始得雒陟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昔常璩書蜀事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其出繡衣持斧墨綬以下得擅誅則太守非遣况龜爲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它任而居外者耶其將并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別本國志有蠻夷復反雒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里學小兒語也雒沒故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爲朝廷三府豈不益陋耶

小黃門護敏碑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黃門在漢秩六百石永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時孫程以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瞻望車騎單超賜東園秘器

棺中王具發五營騎士將作起冢營侯覽豫作壽冢石棺雙闕高廉百尺其制如此則敏爲大碑深鑿屬文見之何足稱異哉其書曰守靜韜光以遠悔吝敏之能與不能未可以此得之然當時以此銘之豈亦慎時之失不得顯言亦於此稍見其有貴於斯者耶方其時如呂強忠直且不免歿卽歿收捕宗親知當時蓋亦有人矣爲直而受禍其得盡行其志哉余讀其書而傷焉不自意當靈帝世而沈沒宦豎中能自拔起於汙濁此其可貴也同時有北海趙祐以博學稱甘陵吳伉善風角託病不與事濟陰于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稱爲清忠不爭威權又有李巡與諸儒五經文於石此其尤異者然其可謂宦者遂無其人耶若敏於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強輩以取名自顯然下亦不若忠讓之徒剝器王室其不得書於史宐也

周公禮殿記

此記在成都學舍顏有意撰昔廬江文翁治蜀初立學成都作講堂石室開二堂左溫故右時習復作周公禮殿畫孔子像蓋古者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開元法廢棄惟此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存爾可以考也其後遇災太守高朕修立增二石室更於夷里橋今學石室一爲高朕朕自有功學者故其室至今與文翁俱傳在漢爲蜀守以勸學爲本二人之存爾可以不廢也昔人嘗疑朕非制名可稱於臣下者自秦漢天子所爲稱豈復可存耶流俗謂爲高勝至宋璋洗視知爲高朕范蜀公嘗爲人道之甚詳余嘗至其處求字畫得之實爲朕字知在漢猶未有嫌不必曲辨朕爲勝也蜀書有高勝爲郫縣人昔人疑其爲守非也魏文帝時夏侯霸爲右將軍霸父朕嘗仕於漢可信也

四皓神坐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園公神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角里先生神坐重畫深鑿其畫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其相傳必不誤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檢諸書得陶淵明洎唐詩人皆言黃綺如李太白輩亦如此卽改去此詩然世亦意傳自是人皆以簡爲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書舉

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
 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跡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
 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
 夏黃公無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為圈考之陳
 畱志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圈中故謂圈公
 昔圈稱撰陳畱風俗記蔡邕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
 皆其後也古者用與祿同文故樂書作祿鄭康成於
 禮角皆作祿陳畱志作用唐李涪嘗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

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柱古飲字牛馬六畜條然
 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雞犬皆仙
 昔淮南王安或為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罪誅死知
 其為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
 事則得為概見也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
 劉向所說列仙自刪秦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
 遺者中黃仙人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
 尹子張子味黃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
 為為唐公昉作傭客後八百偽病公昉為廢數千萬
 不以為損又作惡瘡公昉與其妻妾舐音之其瘡盡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
洪之傳如此不聞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
爲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
鳥獸令其不死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
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抑雖稚川
好奇亦不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
所在可以考也

天祿辟邪字

鄧州南陽北有宗資墓墓立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
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

不盡爲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爲隸至
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焉大體皆爲偃波勢而此石
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
書志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
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祿又爲鹿傳曰辟邪應瑞之
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世者著瑞
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麒麟辟邪象馬
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資
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昔交趾獻
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

謂是天祿然當時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說長尾未得便爲天祿也

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旣衰敝士俗流於容說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間以直節峻行激發汙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保寵有願死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衆矣而高舒楊儒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

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奔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亡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

光祿劉曜碑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難讀碑首書曰漢光祿勳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反其故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畱說文畱從卯戶開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酉酉爲秋門畱自從卯卯爲酉之省文故知畱不從卯劉姓則不從刀也當漢季

世緯書既出故言卯金刀者劉也學者不復考古妄
意求之昔許慎以劉為鐺其轉而為劉者以田易為
刀也然姓書周之大夫有食采於劉者此畿內地也
因地以為氏則與漢姓異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書
與漢如何故凡漢姓自當為鐺或以為畱南朝有畱
異或以為出畱侯非也特漢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昔為礎故其剝鑿不可盡見惟曰
公諱玄其下已缺又曰淮陽人知其為橋公祖碑也
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于三鼎勒于征鉞官籍

第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此碑蓋司徒崔列廷尉吳
整刻列石者猶可於此書見之余謂玄在漢世無大
事功惟疾惡破姦為務蓋剛介一操之士當其時所
薦達多在顯位故名猶傳又如魏武於其微時玄則
識之故其後世名益顯也

廣川書跋卷第五



